

新书《银河学院》分享会在广州举行 郝景芳:AI写作,边界何在?

文/羊城晚报记者 梁善茵 熊安娜 李娇娇
图/羊城晚报记者 何文涛

9月19日,作为粤派批评系列活动之一的“算法与缪斯:AI写作,边界何在”郝景芳新书分享会在广州扶光书店举办。本场活动由羊城晚报文化副刊部主办,羊城晚报数媒公司承办,羊城晚报粤派批评·陈桥生工作室、扶光书店协办。

曾获科幻文学领域国际最高奖项雨果奖的作家郝景芳来到活动现场,展示了用AI辅助创意写作工作台完成小说大纲的流程,分享了新作《银河学院》的创作缘起,以及“AI写作”与真人写作的核心区别、边界厘定等话题。



签售现场

工作台即兴“写小说”。郝景芳与小读者进行了七八轮对话后,一句话核心、主角、关键关系、故事线等小说要素被分点罗列,一份小说大纲完整呈现在屏幕上,全程耗时约20分钟。

“写小说是一项详细、复杂、完整的工程,我把它拆分成30多个步骤,过程类似于设计软件产品或搭建流水线。”郝景芳认为,在真正落笔之前,会有很长一段构思之路,这往往是真正让很多人写作卡住的地方,“AI可以帮助写作者把很多想法‘掏出来’。她进一步补充说,AI可以快速‘头脑风暴’,还能查背景设定、找参考素材,协助写作者搭建故事结构和大纲。

然而,这并非意味着把一切交给AI。“应该把AI当成你的助手和伙伴,而不是替代者或作弊器。”郝景芳强调,写小说的核心是创意构思,“文笔风格要服务于你想表达的主题和意境。同样的故事,安静地讲还是热烈地讲,这一步是不能‘外包’的。”

无需急着定论,十年后再回头看

在郝景芳新作《银河学院》里,主人

公凌小步意外闯入星空深处的银河学院,穿越时空向孔子、达·芬奇等历史人物学习。书中有一个画面:主人公推开通往宇宙殿堂的大门。郝景芳说,这就像她希望的那样,要为孩子们打开探索宇宙学、天体物理学的一扇门。

《银河学院》出版前,郝景芳就定下了每年写一册的目标,书中主人公会跟随书页不断“长大”。“每个人都会在成长中面临各种挑战,最终靠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这既是书中主人公的成长,也是我们每个人的成长。”她希望读者永葆想象力和好奇心,时刻准备去探索未知世界。

针对此前《银河学院》引发“AI写作的比重超过50%”的争议,她坦言,AI确实参与了新书的背景调研、灵感激发、大纲打磨等环节。她举例,当写到主人公凌小步穿越到汉武帝时期解救司马迁时,是AI帮她“找到”了“反派人物”江充。“我原本对江充这个人物不熟悉,是AI提示了我,我再去查资料,最后将其融入了故事中。”

这份坦荡,在一定程度上源自郝景芳对AI技术的积极拥抱乃至超前预测。“作为科幻作家,我总在思考3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我跟着科技向

前走,甚至走得有点超前。”她认为,与其急着定论现在该用什么态度面对AI,不如先往前想一步,十年后的人们会如何看待今天的AI。

AI对现实的理解仍有局限

近几年,郝景芳的写作明显向少儿科幻倾斜。创业与育儿的经历让她对教育有了更深的思考,也促使她为孩子们写下能够激发想象力、播撒科学种子的故事。

“AI写作的门槛和年龄无关,取决于使用它的方式。”在她看来,伴随AI成长起来的一代更需家长的合理引导。

郝景芳说,技术迭代日新月异,未来“人机共笔”或将成为主流写作模式。她用“水涨船高”来形容AI和人的关系。“人和AI没有可比性,有可比性的是使用AI的人,比拼的则是各自站在AI肩膀上所能抵达的高度。这也是下一代人创造力的核心差别。”

谈及“AI写作”的原创性界定,她提出,核心依据还是最终呈现的作品,而非创作者是否使用了工具。在她的认知里,写作者只是用AI作为辅助,生成了独有的情节和表达,“只要世界上之前没出现过这样的作品,那它就是原创。”至于人机协作完成的作品该不该作AI标识,她表示应该尊重读者的知情权,但现阶段怎么界定、区分和标注这类作品,还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需要社会各界共同探讨。

即便AI的信息搜集能力、语义理解能力正快速提升,但落地到文学写作领域仍有明显短板。“语言是文学写作的最后一环,而现阶段的AI写不好人物对话,对话又是文学创作里最考验功力的部分。”郝景芳说,文学构思依托于创作者对生活、对社会的理解和体察,而AI对现实生活的理解仍有难以突破的局限。

羊城小记者“奇妙探馆游”到广东美术馆本馆赏“长风万里” “笔墨当随时代”,边走边看边创作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郑与时 何文涛 刘一颖 统筹/朱绍杰

9月19日,羊城晚报联合广东美术馆打造的“奇妙探馆游”(广东美术馆篇)公益游学系列正式启动,首期活动走进广东美术馆二沙岛本馆。20位羊城小记者走进“长风万里——关山月艺术大展”,一同探寻关山月笔下的艺术天地。

带着问题 探访“我心中的美术馆”

从认识美术馆入手,依托广东美术馆特色公教课程“我心中的美术馆·小学生第一课”,公教专员引导小记者一边思考现代美术馆的多元功能,一边带着问题开启了本次探馆。

今年6月,二沙岛本馆焕新重启,曾在上海吸引55万人次观展的“其命惟新——广东美术百年陈列展(1900—1978)”作为常设展落户此处。同期启幕的“长风万里——关山月艺术大展”,是该系列首场名家专题展。

本次游学以引导孩子带着好奇心探索为核心。广东美术馆公共教育团队为充分调动少年们的探索欲,专门策划了“微寻宝”特色互动。公共教育专员向小记者出示画作细节谜题,配发取景观展配套小道具,引导孩子们对照线索,挖掘作品中不易察觉的细节。在名作《长城内外尽朝晖》展厅现场,馆方公教专员设置互动提问,启发小记者自主观察思考。孩子们发挥敏锐观察力,捕捉画中富有生活气息的细节。在对照赏析了一北一南两组“长城”意象作品后,尝试理解着其中坚韧不屈、守护家园的民族风骨。



活动现场

化身“小画家” 收获满满艺术范

孩子们在细致观察完原作、获取了充足的创作信息之后,早已按捺不住创作的热情。他们跟随老师来到公共教育空间,立刻化身“小画家”,大展身手。

11岁的饶臻有多年的水墨画学习基础,观展时格外留意关山月作品里的笔墨技法。关山月把实地写生融入中国画创作的探索方式,让她深受触动;赵芸曼则在画纸上铺出一片绿色的山坡,上面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野花,她骄傲地向大家介绍:“这是我家乡的风景。”

活动最后,大家留下自己的原创画作,每人抽取了一张专属艺术卡带回家,也把这次探馆之旅收获的知识与美好记忆长久留存。

关山月先生曾提出“笔墨当随时代”,他一生都在行走写生,不断探索用中国画语言记录时代、表现生活的全新路径。而这次研学活动,羊城小记者们也跟着前辈的步伐,带着好奇的眼光走进美术馆,去欣赏、发现与创造,用自己的方式完成了一次与岭南美术经典的生动对话。(羊城晚报博物天下工作室出品)



敬一丹与新闻的价值

敬一丹大姐远去后,有跨年龄、超圈层、深回忆的悼念,这在新闻界很是少见。她在电视改革的巅峰时代用新闻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新闻也给了她超越时代的深沉影响。公众敬的那个一丹大姐,更是她所代表的新闻力量。

新闻人在江湖上被人高看一眼,新闻学院在大学里受到尊重,新闻学子有新闻归属,这是一个以“新闻实践”为中心的专业,有强的新闻实践,被公众需要的新闻,不可被替代的新闻,在人们陷入困境能被倾听和关怀的新闻,围绕这个职业和专业的一切,才会被人信赖与尊重。

在一个耀眼的超级平台,名字被人记住,是很容易的事,但那种记住只是浮华中的泡沫,平台带来的光环和虚荣,挥发性太强了。新闻热点此起彼伏,把名字写在一篇微不足道的新闻中,就像把名字写在水上一样,而持续不断的厚重作品,才能让那个名字随着新闻收入公共生活。敬一丹的请记住,靠的是一篇篇厚重的代表作,名字已随那些新闻作品下沉到很多人的生命中,形成记忆的深度勾连。当一个人用新闻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在影响具体的实践改革中推动了文明的进程,名字就刻在了一个时代中。

放大弱者的声音、传播智者的声音、推进文明的进程,这是敬大姐在今年五月北大汇丰商学院毕业典礼上对自己新闻专业价值观的总结。这种价值观让人充满敬意,也是新闻力量之所在。

“新闻”与“热点”并不是同义词。如果没有一种长期主义追求,没有推动社会进步的价值内核,不能在一天生命后留下点什么,这样的“新闻”是肤浅并空洞的,只能说低价值。



大雪“兆”的不一定是丰年

最近收到两本朋友写的书,一本是袁作平的《1942,中国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战与生活》,一本是庄秋水的《人杰:流亡与离异中的李清照》。有意思的是,两本书都是以天降大雪作为开头。1942年的冬天,重庆北碚下了场罕见的大雪。这座小城将在1942年迎来它历史上最艰难,也是最不平凡的一年。这样的大雪同样落在靖康元年(1126年)的开封。北宋王朝的最后一个月,就这样在漫天飞雪中降临。

大雪兆的不一定是丰年,但大雪往往是一个时代的注脚。两场雪相隔八百余年,却都落在历史转折的隘口上。从四面八方来的流亡者汇聚到北碚的街巷,他们带着各自的口音、各自的记忆,也带着各自破碎的故乡。而本来安居乐业的开封百姓,也即将在新的冰小冰河期踏上南渡的流亡之路。两场大雪似乎是一种隐喻,将两个时代、两座城市、两群人的命运悄然勾连在一起。北碚的雪落在嘉陵江畔,开封的雪落在汴河两岸,雪粒同样冰冷,都让后来的读者唏嘘不已。

中国历史上的南渡、过江有好几次。说“过江名士多如鲫”或“新亭对泣到天明”都难于表达这个辛酸于万一。让我们记住那些艰辛的名字:陶行知、梁实秋、老舍、胡风、路翎、杨宪益、吴南轩、李清照、赵明诚、陈与义、张九成、蔡宗礼……这些名字背后,是两座城市在历史夹缝中的喘息。



腰帶上的情怀

在乌兰巴托的市集里,我看到了好些花里胡哨的男性腰帶。其中一条工艺极其考究,上面绣满细致繁复的花卉纹饰,开价35万图格里克(约合人民币650元),是许多蒙古男子梦寐以求的奢侈品。

蒙古草原上流传着这样两句话:“男人可以没有口袋,却不能没有腰帶。”因为在蒙古世代相传的文化里,腰帶不仅仅是服饰的一部分,更是男性身份、地位、力量与尊严的象征。从一条腰帶,往往便可以看出一人的家境:普通牧民多使用皮革或布制腰帶,富裕人家则往往在腰帶上镶嵌银根,极尽华美。腰帶上还悬挂着牧民随身使用的刀、烟袋、小皮囊等物件;骑马放牧时,伸手即取,十分方便。

“腰帶文化”并不仅仅流传于草原。一名生活在首都乌兰巴托的蒙古女性告诉我,每年丈夫生日,她都会精心替他挑选一条腰帶。在她看来,这是表达爱意最温暖、也最直接的方式;腰帶上系着的,不仅是缱绻的深情,也是至诚的祝福。

基于这样的传统,富裕的男性,一个人拥有上百条昂贵的腰帶,并不足为奇;普通上班族拥有多条不同款式的腰帶,也是极为寻常的事。

我觉得,蒙古男子腰间沉甸甸地系着的,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对传统的珍视,以及对昔日光辉历史的缅怀。



槟榔屿的中华传统

策划多年的槟城之行今天开始,带队的是本地非遗申请人和文物保护者林玉裳女士。通过今天一整天的接触,了解到她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女士,本来是IT从业者,后来致力于保护槟城乔治城的文化,她的生活经历,与槟城文化遗产,合二为一。

我们去的第一个地方,也是她参与修复的,就是韩江家庙,这也是槟榔屿潮汕会馆所在,一共有三进的祠堂,古朴有南洋风格。林老师强调,这是真的古迹,不是修旧如新的假古迹。穿过祠堂,我们已经感觉进入到槟榔屿的内部生活,走出来在街巷中则看到乔治城有名的街头绘画,如骑自行车的小孩,前面还有一部真的老旧自行车,大家都与这小孩合影。这些街头绘画多是国际背景的画家所做,有来自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不同国家的画家。

接下来我们到了邱公司,邱公司是邱家祠堂,规模更为惊人,林老师对所有建筑细节、浮雕的——介绍,令人赞叹不绝。林老师说这里也是古老的墙壁绘画,和意大利的湿壁画其实是一种。邱公司延绵几十代邱姓家人的族谱,确实令人震撼。还有取得功名的家族子弟供奉的地方,也有牛津剑桥的博士。南洋延续中华宗祠传统,槟城的乔治城则是规模最大的一片,整个乔治城也成为世界物质文化遗产。

●随手拍 图/文 徐曙光

坐看风景

9月13日下午,北京市温榆河公园一处湖边,两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边聊天边欣赏美丽风景,而他们也成了我的风景。

随手拍专用邮箱: ycwbywb@163.com



与程德培隔空“对话”

昨天离开上海作协大院的时候,已经夜色浓郁,很应景的,正背着一本书——程德培的评论集《要对夜晚充满激情》。这是程德培先生七十岁的时候写下的一本对七位代表性的70后作家的评论。很巧的是,在8月份,正好是鲁迅文学奖在上海颁奖期间,为这部书开了一个研讨会。那天我踏进思南公馆的时候吓了一跳,大佬云集,16位小说家,11位评论家参会,后来我发言的时候说,这是程德培先生的亲友团与他的隔空“对话”。

我刚进作协时,觉得有一个科室是专为程德培、吴亮设置的,就是理论研究室。两位都不是科班出身,但文章已经很有影响。德培先生写的是当代作家论,被我读到的时候就很多。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后来去办刊物,开公司,记得某次进入他组的饭局,是在黄河路,龙虾被“呛”在秘制佐料里最后挣扎,但见程德培面前是白酒,眼睛灼亮,滔滔话语紧逼,不放过桌上任何一个人,我一看时间,半夜三点。他有段时间离开了评论,再返回时,就是2012年《收获》长篇增刊刊发金宇澄的《繁花》,约请他与作家西飏各写了一篇评论与小说同时刊发。此后他的评论眼见得越来越多,传说他是最认真的评论家,不仅会阅读被评论者所有作品,连评论也会全部研读。

某次,记得我在公子里推送了我与东北作家刘庆关于长篇《唇典》的对话,程德培遇到我问,你读到“时间”问题角度很有意思,但为何竟然不追问下去?我说,很明显呀,这几个问题是我们笔谈的,不是面对面。后来程德培要李洱的《应物兄》写评论,但迟迟没有看到小说最后五万字,在作家那里,某次还是饭局上遇见,他每一刻钟便会提到这尚在空中飘飞的五万字,焦虑万分。那时我常有疑惑,程德培何时写作?大概是夜晚的尽头黎明的开始吧。



林行止的书

检出一本别致的书。此书大32开精装,封面封底为本色纸装帧,书脊包裹的绛黄纹布上烫金印有“史威德作品集(2) 经济学家 史威德著 远景”,而封面上无书名、作者名,仅在上方中央印有烫金的英文SM两个大写字母。此书系我2003年在已故台湾出版家、远景出版公司老板沈登恩兄办公室书架上检出,厚颜向其索得,珍藏至今。

这本《经济学家》系香港《信报财经新闻》创办人林山木先生(SM为其英文名缩写)所著,版权页上署其中文笔名史威德,初版距今已33年。

序中以《凯恩斯的投机心法》起首,《纪念史特拉》结尾,评述近一个世纪来西方经济学的数位大家,还回顾了“西方经济学恩仇记”,娓娓而谈,生动有趣。正如作者自己在书中所言,“对于一般人来说,经济学确实是‘沉闷的科学’,不易为读者接受,大众传媒以经济学理论解释日常事务的文字并不多见”,而作者正是在这方面做出了可贵的努力。

此书本是作者在《信报》经济评论版开设的“欣然忘食”专栏文的结集,也是他数十年如一日撰写经济学散文的开端。作者在序中说:“传真机的普及,令笔者晚间可安坐家中,撰写《政经短评》,在把原稿传至报社,等待修改、校核清样这段大约三十至六十分钟不等的空当,笔者‘废时利用’,写点和《政经短评》完全不同的东西”,即这本《经济学家》等书。

而今传真机早已淘汰,人类已进入互联网和AI新时代。SM先生也飘然远行了,但他的文字将深奥的经济学理论普及大众,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启示。